



呂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充州刺史徐

泗濠節度使十五年二月加檢校右

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加檢校右

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

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

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

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具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無愈下字或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忘或作是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  
皆或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  
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事上不一

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  
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  
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  
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  
以抗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二教字並作命方  
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  
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  
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  
據而云考孟子上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

大... 昌... 卷... 二... 青

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  
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  
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愈蒙  
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  
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  
而入終酉而退終或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

好或作待抗節

也字餘並

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文苑只此句有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

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閣本惟此句有也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

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能上或則死於執

事之門無悔也

則上或有苟

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

所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  
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  
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復出伏惟  
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  
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

輩為求利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  
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

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  
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  
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夫別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  
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下或不知者乃  
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  
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生  
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  
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  
示愈者語於人語或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  
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志深  
又作加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  
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頓字允元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

部尚書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  
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  
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上或前夫士之能  
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  
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  
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  
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  
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

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  
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  
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  
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  
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  
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特立而獨行道  
固用選語且以諸本作抱方而事實無而字  
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而或無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

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

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

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愈今者惟朝夕芻

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

足也作享或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

主無功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則非

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

以一作與以與義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又不

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

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進士第時為宣州判

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凡兩度枉問尋承已

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

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



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  
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  
與之遊者二人焉隴  
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

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

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

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

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

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風氣所宜可

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

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

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

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

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义所與交往

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以藝取或

或

或

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或有亦字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或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又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窺之闚奧而不見，眇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

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自明或作所以明白非是。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為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本字亦未安。

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

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至，有於字。

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

也，膾也，肉也。音燕，肉。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

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

或無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

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

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

旋而死。旋或作旅，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

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

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

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

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

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

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

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

穎之上當亦終得之伊穎二水名穎近者尤

衰憊切蒲拜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

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目視昏花尋常

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

鬚或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

者又可以圖於父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

相見或無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

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足下何由得歸北來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  
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  
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將

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

公於十九年冬照陽山此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

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

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

益

進無候於字或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

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

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

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

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專上玩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

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

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閱字為對屬

乎其言若閤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

非厲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

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

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

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退

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

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

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

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或有文

字非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

是字非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唐人有生紙有

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

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

解不暇擇耳今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

措下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下取

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作意或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

朋友道缺絕諸本下有矣字方以閣抗

來又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

以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决

無此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

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

惟恐已之不自聞也音慄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又僕之所守足下之

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囂相訾百倍

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朝夕

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

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下思

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字更詳之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以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恂恂而易其

行或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

向或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

如何且下或有懼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

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

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願足下不

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

敢虛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不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中行書同或作頓首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

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  
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  
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  
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  
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  
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二字則  
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  
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

能任者也或謀上或無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

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

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

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

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

而小人得福為幸為幸或作為以其所為似

不為幸非是



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言下或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存乎天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已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已而皆存乎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

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

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漸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

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

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諫者作陳

昌黎先生集卷之二

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

足聽故哉也閣抗蜀本如此而或外諸本哉作

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

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

邪字讀之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或心

人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

言速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有激

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

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

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或

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不如六

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

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

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

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

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

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

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

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

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

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不辨故

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不辨故

成

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  
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  
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上破  
或無衣字繫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  
上或有脚字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下或有足下行天  
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  
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者灼灼明矣或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

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何下有或有有字或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

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小稱

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

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

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

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

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

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昔揚子雲著太

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世不我知

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

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相譚亦

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

或作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

周易師上或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

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不疑耳或作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

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

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而亦學於僕

其文與翱相上下一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幾下或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

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

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又疑此句上有然

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又下或有愈

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貞元十八年或薦士字

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修佐之  
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  
人于修尉遲汾侯雲長沈祀李  
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  
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  
元和元年張後余張茲以二年  
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王不見于  
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  
門弟子為韓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  
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  
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或無陞乎堂而望

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

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

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

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

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

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

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

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識彼之所望於

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

疑矣或字無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

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

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

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

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

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喜之家在開元

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

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

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

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

也京或作漢或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

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

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

士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

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

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

邪妄詐偽或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

作邪妄詐佞

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

或無矣字或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

作爲日父矣有韋羣玉者侍郎韋夏卿爲京

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

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撫言云韋紆即羣

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

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即

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

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

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

能上或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

無而字

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或語或作論期乎有成而

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張苴者元

二年弘中進士第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

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張後餘者貞和二年

中進士李翊者翊貞元十八年或文或行皆出羣

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

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問焉則以對之

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

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

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

曆七年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

中第緯崔羣王涯馬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其餘

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

人下或無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

如此字

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今執

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

或有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

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

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

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東吳徐氏  
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  
邢尚書邢謂邢君

也牙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  
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  
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  
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  
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玉

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  
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  
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  
下豈上或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功  
有是字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  
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  
傳。傳驛通也。周禮大僕或願操一戈。無或願  
傳達于四方音轉二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然而未至  
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豈非

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  
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  
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  
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  
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  
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  
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  
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  
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抗本無賢者至欲

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固字無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作能或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

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此上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下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調字誠字或字或無以左至為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

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或先下或有陳字皆非是書下  
字。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  
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  
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刑吾牙書。程  
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  
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  
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里豈有五月方東出  
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  
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  
鳳翔而有此書及  
岐山下等詩也

###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雖

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匠石字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

事見戰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

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

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

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

比字或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

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  
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  
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  
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  
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  
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决  
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  
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  
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  
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  
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即  
貞元九年宏詞試

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  
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

池之濱大江之濱扶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匹或作此其得水變化風

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地字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

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獮獺之

笑者禮記獮祭魚選獮獺睽  
獮音賓蓋十八九矣或無

第十字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  
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

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觀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

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存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且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岳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

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岳豈正夫即岳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

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  
先進之門凡或無字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  
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  
名或接後輩字下名之所存諂之所歸也有來問  
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  
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  
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  
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

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

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

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

也書曰朕聖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

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

閑兮此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

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

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

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  
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

沈浮或作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

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

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

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

後進之為文或無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

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

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

不自於循常之徒也無自字或若聖人之道不

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

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

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

顧常或作必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

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

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或注銜字非是

夫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



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  
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  
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  
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  
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  
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所謂無以自別  
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踖踖上子六  
反昔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  
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非是又聞口授

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  
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  
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  
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  
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  
休假或作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  
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  
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  
作春秋公羊解詁 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

二〇〇八  
昌黎先生集卷之六  
九  
東雅堂  
陸

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  
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綖綖若此之至  
作繼或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  
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  
託不腐其又奚辭或作將惟先生所以命愈  
再拜

答陳商書

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

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且知或作智愈敢不吐情實

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立王之門三年

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

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為宮

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

者八音並奏而其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

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

聲依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

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其器使其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聲。而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因自有五聲。而不用它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為宮聲。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此瑟字句絕，諸本如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也。求字道於此字或無而為文，必使一世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誠或雖

上有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

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源譯次

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

骨既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

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

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

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

閣抗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

今從之信此傳之閣抗蜀本無此四字潮州

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

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故自

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

勝不為事物侵亂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

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

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

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與

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為難得

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

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

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

意如要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

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夫大理矣蓋

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

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

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能離乎文字言語之

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  
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  
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  
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  
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  
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  
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良勝不  
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  
足以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  
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  
其福不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  
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  
黍稷之夫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  
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  
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及祭神至  
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  
之禱乂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  
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慶下或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無自字或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見詩旱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  
疚見左氏昭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或作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

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又肯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且愈不助釋大惑歟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則三綱綸而九法斲都故

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埃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

有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二二三尚皆或無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

尚皆或無尚

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  
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  
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  
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  
復出方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向或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

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故愈嘗推尊孟氏以

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

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孟

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

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漢氏

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

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  
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窳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

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釋老之害過  
於揚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  
二而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始  
也、人一且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  
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  
不、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  
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  
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鐘、召之則不  
往也、愈則佞于頓、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孟  
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  
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

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

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

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

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

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

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

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

顛之辭、以非之、誠自  
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

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

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

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

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執轡

愈恭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

天下而然耳如僕者無者字或自度若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

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

百子為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亂聖人之

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實或作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或

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不如六

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

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

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

有不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

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

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

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

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

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

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不辨故

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不辨

或

成

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或無衣字繫上或有脚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

俗阿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

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

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

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卒也諡曰傾  
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暑牒首日闢副曰式  
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欽想所為有欽上或  
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為有重字益  
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  
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何幸  
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知上疑若使在  
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  
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  
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按  
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  
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  
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

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  
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  
四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  
○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題莊子云  
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  
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  
子蒞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  
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

子事巧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  
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

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

逢父濟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

棄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

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

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

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積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

務作威福賤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

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法若濟者固

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今逢又能行

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或作目載

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

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

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

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率聯得書足

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率聯得書足

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  
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  
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東吳徐氏  
刻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

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閩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

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

感歎音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

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孟氏兄弟弟二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諸或愈再拜作咨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

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

弟宗懿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

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

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

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

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

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

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

遑勉勉思有所試閭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

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耳得

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

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置少

或無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

使後徙鄂岳時方計吳元濟詔

發岳岳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

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

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

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窟巢環寇之

又作巢穴

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非自

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頡頏作氣勢頡頏音擷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

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今走馬來求

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月或閣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東一旦去文

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陳師鞠旅詩鈺人

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二氣斬所

乘馬以祭蹠死之士蹠也又音提雖古名將

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

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

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

羞武夫之顏今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

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無而在或臨敵重慎誠

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



非是或無之徒二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  
字又無下之字  
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  
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蚊蚋蟻蟲之  
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兇豎吳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  
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層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穎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

圖或作國非是

握兵之將熊羆似猓虎之士

猓獸名說文猓猓似狸者椿俱切

畏懦蹙足迫也上子六切縮下所六切

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

揚兵界上

奮上或

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

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

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

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

關一作閑

愚初聞時

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

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爭一旦

僥倖之利哉就今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

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

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閭下果能充其言

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

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况此小

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諸本幸甚下複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

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

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

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

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

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

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為何如

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見

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裝中丞即度也時  
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興先

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  
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  
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  
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  
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  
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  
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  
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  
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  
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

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

諸本無蒙免二

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  
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

為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

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狀已下伏

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

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

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今謨廟碑見遇殊常荷

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

書記書蓋緣文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

昌黎先生集卷之九

求字間或作閑。今按此謂求。忽奉累紙示揚書記因田之間為述已意也。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

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父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此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父故游從之中伏蒙

恩獎知待或無伏字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懦

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

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

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

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獻敬不能自

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

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

聞不冝以疎外自待不下或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

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  
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  
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  
論京尹不臺  
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  
非尹兼御史大夫救放臺參後  
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  
御史中丞與洛陽今相遇則分  
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  
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  
事尹與御史相相遇尹下道避尹  
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  
時教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  
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

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  
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  
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  
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  
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新  
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  
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  
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修李  
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之薦而効  
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  
者又謂公感紳以附逢吉獨王  
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  
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  
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字京尹郡國之

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  
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  
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  
从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  
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  
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  
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人見近事習  
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耳目所熟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  
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制也停推巡緣府中福迫是實若別差人即  
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  
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  
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狀伏  
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  
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陸儉也或無詩字或  
州詩并序一本自  
此下為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

作齊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歛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  
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歛為富  
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齊咨涕洟以為不當去  
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  
州則專而不能成或作或而屬下句方閣  
莊子有周徧咸本一作咸而屬上句○今按  
之語方本得之先上諸本有謂字方閣本云  
吾相之心哉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

本始作或為今本易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  
為作謂訛轉甚也  
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一作華美陸君之去兮誰  
與翱翔諸本如此方閣杭本光翔下皆有  
句兮用韻及語助者賡歌是也今按古詩賦有  
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音韻  
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  
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  
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韻  
而又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韻  
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為合而首韻  
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定於騷者不應如此蓋  
方所不當有兮也今定於騷者不應如此蓋

舟方  
昌黎韓愈道願留  
東雅堂

賈誼吊屈首章為例若欲以橘頌為例則止  
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  
敢以意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  
創耳  
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

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為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

有若不然者時東野為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  
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

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

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為一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

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

鳴春鳥下閣本有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

鳴冬四時之相推致或古奪字其必有不得



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

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閣杭蜀本去又

成一文句不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

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

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

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之其在唐

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

或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自假於

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

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

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

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

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

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齊到在申韓

有書四十六篇齊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

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

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

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

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  
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閣本剛去就  
。今按絕也諸本皆有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  
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  
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  
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  
二句諸本皆如此方謝本剛去二以字  
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  
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句  
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  
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其為言也亂  
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

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  
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閣本以亂為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  
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  
補十九字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  
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

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  
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  
氏矣方閣本無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  
此二字皆非是

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武無信字或作善鳴  
皆非是左傳云克已

日六十一

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抑不知天將和其

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

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

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

懸乎天矣有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

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

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憚然者或作不釋釋者然云顧

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

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序或仍注送許史君刺郢州

志雍樊云志雍安陸許氏貞元

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

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歛

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

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

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

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其

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有要下或則道

德彰而名問流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

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

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小人能卒言之也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

府察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

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

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

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曰吾州

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

以如是而政不均今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

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

二言

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或信非從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非越或作粵、  
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蒸

云敲橫擿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敲微扣也、字書訓以橫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為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擿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島作鳥居作夷氣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比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

昌黎先生集卷之九

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是以人之之  
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  
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諸本無復出之字  
或作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  
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  
南節使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  
陵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  
史牟牟字貽周為東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  
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

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  
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  
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

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  
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  
公為四門博  
士作此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

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

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

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  
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  
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  
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  
閒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  
宗朝始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  
置耳始  
或無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  
屬字  
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下或有少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  
儀二字  
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醖斝序  
行有序  
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

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  
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  
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  
有儒一生  
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  
以文王宣父之操  
見史記孔子學  
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  
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下或  
武公於是  
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  
昌黎韓愈序之。

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

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

六人昭映映暉暉照照無有暉者

暉後改名暉或照暉按登科記映

作齊暉或作齊暉暉按登科記映

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

一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

登道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

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若不勞而為

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

焉可得明而去也闕疑蜀苑無及道之衰上

下文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

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

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

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

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  
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  
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  
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  
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鳴呼也  
呼也古文於乎烏虜鳴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  
但嚮或作鄉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

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  
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  
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  
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  
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  
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  
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  
字閣本無之字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

三六  
昌黎先生集卷九  
東雅堂

中乃有鎮南之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

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

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在或作豈在

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

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

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既云

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

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

或有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

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

以為戒觀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

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

有三禮有三傳有元史科三願先生之張之也

密將以為鄉榮或無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

密將以為鄉榮或無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

密將以為鄉榮或無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

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

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此放教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

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

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本杭本同，或作相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石本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

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岿，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

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

滿前作峻或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

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

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从

石本刪去下文於時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

遠閣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

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作之與其有譽

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

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車服不維

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上七思切下七

余口將言而嘯嘯上之舌切又而舌切處穢

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今用石本改不羞

一石本作弗蓋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

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

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之作惟

如石閣盤之泉可濯可洽石閣本云洽作湘

善以此為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本意之也然

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

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叶

家考之類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

語筆解以浴為正。今按方以占韻為據舍所

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

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

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

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

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

記之以方知者然其大歸只為湘字耳故姑

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

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从湘

為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

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洪校方石

本作為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本蜀本皆作  
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巳也方又云此文  
如叢作藂俊作駿時作皆石本字也○今  
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

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為四門博

士堪為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微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小三  
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東野堂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  
者其將有以哉或無違衆而求識衆俗立奇  
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  
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於為一堪太  
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  
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